



韓文正宗卷下

叙事體

巧者王承福傳

巧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
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
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
來歸喪其土田手鋸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
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
之備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



粟穰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偏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鎚以嬉。夫鎚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加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持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鎚以入貴富之家，有

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隣，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

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
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
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
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
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
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
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
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
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

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

而自鑒焉。

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
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傅
士，助教傅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
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
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
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

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金初入太學歲率
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
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
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
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
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
不果留再東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
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
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與蕃之力不任其體

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此之
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
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
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
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克諸心行諸太
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
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
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
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初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

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不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臍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充之其

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

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

浮圖矢著其上。甄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張籍言本之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髮須髯若神。嘗見嵩讀漢

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髮須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

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贈張童子序

虞邵庵批云此篇勉張童子以學進一步說借明經來相並說以諷其欲速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

不與是數焉

虞云此說試於縣

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

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

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

于州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

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

說試禮部有司指禮部

屬之

吏部歲不及二百人

與前三千人多少相應

謂之出身能在是

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

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

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

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

與童子相形 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

者焉。一段言明經 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

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

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

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二段言童子得官之易

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

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太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

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五都即上文雍之伯長群吏

皆厚其餼賂。或作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結上

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

成者。一篇主意靠住 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

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說童子當學成人成

人與童子相對 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

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

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

也。故有以贈童子。說童子有同門之契。故告引證。回

處居者故。但言贈童子。

送幽州李端公序

李益時佐幽州劉濟幕今相國李藩也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逐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味首韡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韋服矢挿旁俯立逕道左其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

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

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音任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颶風一日踔數千里。漫漶不見蹤迹。控御

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入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踈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

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
可畏信者則不幸徃徃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
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徃踐其任鄭公
嘗以節鎮襄陽入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
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
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敵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
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
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羨朝政以
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

歸疾也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關告饑公卿廷議以轉
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徃換之吾族子重華
適當其任至則出贖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
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
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
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
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

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
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
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保東起
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
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
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
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水銀
方云銀緋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
唐五品服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

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
謂兵農兼事務一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臣以為
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
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
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
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
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群策以收
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
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

領三縣紀綱三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東坡蘇批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平

說只數語其實非李愿言此又別是一格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節且說盤谷大愿之言曰托愿人之稱大丈夫者我體李愿所居

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旌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

曲肩豐頰清聲而便躰秀外而惠中看他形容許風
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多得意之態而負恃
爭妍而取憐極模寫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
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
幸而致也此一節說得窮居而閑處升高而望遠坐
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
鮮可食看他形容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
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
心分別輕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看他理亂不知黜陟

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此一
隱居退人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是將進
而趨趨口將言而躡嚅看他形容許多處穢汙而不
羞觸刑辟而誅戮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
為人賢不肖何如也看他形容三樣態度各是三樣
宛轉反覆三百字只一句結了自此以下方昌黎韓
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
之宮盤之士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
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

方樂且無殃。虎豹遠跡。蛟龍遁藏。鬼神守護。方呵
禁不祥。飲則食。方壽而康。無不足。方奚所望。膏吾車
方秣吾馬。從子于盤。方終吾生。以徜徉。

鄆州谿堂詩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觀察
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
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
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

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專心一力。以供國家
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
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
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
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
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然而公承死亡之
後。掇拾之餘。剥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
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
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

未孰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
一以為龍蛇備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
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
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後
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是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
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會謂其衆言
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繫公之化惟
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

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
謂高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
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與壘同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

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

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

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亡侯切節根之螟或作

同羊狼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

之膊音而而音而年傳龍人因靈蕭蕭就就魁魁殺殺而而膊膊諸諸城城上

碑因也張也之凡公四封既富以疆謂公吾父孰違

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

蒲蓮深有兼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

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

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詠律稽考也施詩智

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賞成上音華下音孤孫日說

禮魚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戮徒故切

遺此邦是麻音休雨雅曰蔭

昔人語平淮西碑并序陳后山曰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恩適去稂莠不孳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孰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

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

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

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真衛瀆相無不從志皇帝曰
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
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
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朱子云今按此句若作外
為不可非獨外臣也若作一二臣則當時朝臣自以伐蔡
皆以伐蔡為不可又非獨一二臣也考之下文所謂
一二臣同不為無助者又指武元衡裴度一二人贊
伐蔡之謀者而言則此乃謂唯一二臣以為可而其
外羣臣皆以為不可耳諸本作外臣皆曰蔡帥之不
又無外字皆非是唯作臣外者得之

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
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

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
付任予者庶幾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為
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
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
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
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
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
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
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

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

以節都統諸軍朱子云今按前輩有引左傳討其軍實為討軍之證者恐未必然若必作

討則秦之果刻石自有遂發討師之語而晉官有都督在討諸軍事皆足為證不必引左傳却不相似也

但公所作韓弘碑但云都統諸軍則作討者曰守謙為誤矣不可以偶有旁證而強引以從之也

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

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

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

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閱士大夫

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

攻其地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朱

云今按莊子云人卒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

雖衆公語亦有自也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

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

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

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

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

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

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

昨作

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
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賞功加侍中愬
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
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
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
官相而以其副摠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
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
而獻文曰

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往在玄宗

天寶基禍

有不而
之乎者
也矣哉
一家眷
弟
眷
沈
沈

崇極而地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
有不能尅益成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
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獄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
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
提兵叫謹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
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
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
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徐囂

春山無
伴獨相
朮伐木
丁更幽
羊家弟

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春蠶春既剪陵雲
蔡卒大窟勝之邵陵郢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
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
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頌頌蔡城其壘千里既入而有
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
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
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
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肝而起

左殮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德選吏賜牛教而不稅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蓋前之為蔡人有言
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
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執相倚吾強不支
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借來同我太平
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
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金疑不郝不疑由天子明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
坐以治之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
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
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沉塞以武勇游任許汴
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
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
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
宣武軍帥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
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爲子

弟華靡教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
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
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
竒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
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
逸准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
卒所慕賴之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
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之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
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准爲宣武軍節度使

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
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
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
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
亂於汴者吾苗孳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
令震駭命劉錡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
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
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譴呶叫號于城郭者卒
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

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
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
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
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
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
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關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
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
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
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

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茲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

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

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閒。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旣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閒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克自金吾代將渭北。

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克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重輕。故無敢犯者。其銘曰。在貞元世。汴兵五獬。將得其人。衆乃一惕。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風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

盜連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蔡其頓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曹成王

碑

洪曰：退之嘗云：凡為文，詞宜略，講字如曹成王碑，用剡、鞞、鋸、撤、撤、撤、是也。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嗣。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大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

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
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
東新劄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今按唐人語多用交字如陸宣
公奏議云交駭物所交下不存王及州不解衣下令
濟者之類意由曰即今云尔
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
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真于
衡法成令脩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娟上烏結切
下音墨月寐三音祝曰噎妬也娟怒
也史記王后亦以妬媚不嘗侍病不能出氣誣以
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

王于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
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于
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
良往戍界今按文勢則馬說為是虐使亦古語新史所載疑亦以碑語料其如此耳今以馬說
但國良初見當全書二名其後乃可單良以武岡叛
出如霽雲光顏亦先全書後乃單出也
戍衆萬人歛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
師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
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為使者
從一騎蹕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關犬呼我曹王來受

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
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
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并秩散騎常侍明年卒希烈友遷
御史大夫授鄧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
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直署職王
親教之搏力勾卒音羸越之法楚詞云園果搏古
字通用而新書以今字也然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
力勾卒之文不知諸家之說何所據唯蘇氏古史見
之則恐或是反用此碑語也搏或疑是搏字亦未有
據但搏力無理其誤無疑耳或疑杜牧之有以力搏
力之語然杜後出韓公不當用其語也曹誅五畀相保是也馬

大年云曹誅五畀敗則誅及其曹有獲則分畀其五
新書臯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聯其賞罰弛
張如一即約此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還喂楚快鋒蔡
碑語而為文也鳥丸切又鳥斬之黃梅大鞞如又切
山踣音匄也之剗官切削也長平地名唐書曰臯
祝曰鞞熟皮也又說文云奕也長平地名唐書曰臯
授伊慎兵收黃梅次長平殺賊將斬級千餘相蔡山
尤力透長平發音活反祝曰說文發兩刃木廣濟掀
下斬州曰掀舉出也祝曰選掀波而濟斬水
音軒祝曰掀舉出也祝曰選掀波而濟斬水
斬春亦斬州縣名祝曰選掀波而濟斬水
也普滅反擊撥黃岡筴古業切又音爽祝曰廣韻筴
州方誤作音紫又漢陽行趾則氏切漢側駕切水岐流川還大膊音
又頗落切樊曰左傳成二斬水界中披普靡切祝曰
年殺而膊諸城上注膊傑也斬水界中披普靡切祝曰

廣韻波開也

梨也安三縣拔其州斬偽刺史今按左傳云又拔其邑

州安州也此碑用字奇古有不標抄也光州有光山

可強通者當闕之以俟知者祝日諸大食也說文云

山恐誤光之北山諸他合切祝日諸大食也說文云

隨光化楷祝日後漢楷羽羣注案字書從手即古文

其州李賢曰楷方云廣成頌散毛族楷羽羣十抽一

推云推者雅也避高宗諱而關耳呂縉叔云推者推

也獨髻為推蓋傳為誤耳唐人初不諱嫌名也陳以

呂說為是按上記以書陸賈傳有魁結字注讀為推

而取其一一以為即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

然唐志但云十為無

軍投降屬方作厲。今改厲鄉當屬大小之戰三十

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田

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

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

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

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不華切不能入寸尺亡將卒

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温終政於襄恒平物估

賤歛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究

無所宿一吏方從抗蜀本作吏一云一當如一民而

重威之一吏一執民用吉日辰良体也使令

疑衍一字宿上或無所字非是。今按方說一字是也。但因沈存中說吉日辰良二句遂更不問是非每有訛舛悉以迂就如此以一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吏為吏一則無理之尤耳。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彞將慎將鏐將潛偕盡其力能。任至潛九字或作任馬彞伊慎王鏐將方云替李伯潛也特馬彞掌募府故不言將今從之備盡其力能一作偕盡其功偕上或有王字其力方云乃其非是。今按能字合在盡字上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史隨唐睦徵為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斬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斬安黃

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州適在吾封

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

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或作徵

曹之祖王畏塞絕遷今按銘之四字未詳其義疑畏如畏厭溺

零王黎公不聞僅

子父易封三王守名按史

神龍初以傑子胤為嗣曹王後明少子備自南還詔

謂三王守名也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

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疆

音懇祝日廣韵云

齧也謂屢破其姦猖蘇枯弱疆或以報于宗以昭于

王王亦有子才云或云語下脫一句按公為銘不必

今按劉碑脫句前已論之不可為法王仲舒碑可見

然彼文從韻叶無可疑者而此篇下文亦不可曉

知其果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君衛切視曰蹶蹶

蹶蹶實取實似今按方說無理作蹶蹶則韻叶故

篇多不可曉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燕其南海神廟碑集注此碑石刻其首云使持節

十五年十月一日建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

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

為祝融今按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巨乘北

貴則是據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

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

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

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

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

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烏還切常以立
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
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
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
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
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
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
狼藉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
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

前尚書左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以殿都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
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殫盡不為表襮至州
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戒視
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
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
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
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
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

不興省牲之夕載場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

明方云概凡利概切說文稠也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

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

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恍

惚畢出蜿蜿蛇蛇來享飲食闔廟旋艦音盧祥風切

送音凡飄音旗纛音旋麾音飛揚音掩鵠音於蓋音切鏡音尼交音鼓朝

鞞音高管音噉譟音上吉音弔切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

魚躍踊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

戒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

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

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詠始公

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

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有節公藏私

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

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

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

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

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

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
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
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蘇令昔由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隋不躬
正自今公明用享錫若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
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隈旣是旣濡胡不均弘
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其報公清邊郡王楊燕竒碑文大略云燕竒公
公諱燕竒字燕竒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祈州司

列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
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
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
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
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問道
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
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
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
于滑州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

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
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
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十四年年六
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
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
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
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公
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
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

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
隔于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
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
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
公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
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
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
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
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

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禪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隳，既明且慎，終老無墮。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勲績，斲石于此，式垂後嗣。

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柘鬻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

害卒償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未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贊王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

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栢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楊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爲刺史帥其部之

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狃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楠赤白，彫剝不治，圖像之威黜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瓦，缺本按缺正字缺俗體然祈，曠日慢祥，應弗下。州之羣唐人多用之姑從其舊支不獲蔭庇，余惟遺紹，而尺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卿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

民不天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杜哉其不可誣乃
相請辭京師歸而鏡之于石辭曰齊建武民安日二
秦傑以顛徐由遜縣秦鬼久饑徐有廟存婉婉偃玉
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為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
歷短詈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玉當姑蔑之墟
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
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
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
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

姑蔑之城廟事時脩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
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于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
刻示茫茫

烏氏廟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乃陰與
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
承璀七罪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
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
違者斬於是士皆歛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

用烏公為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秦有獲為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

夷狄為君長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珙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今按屬亦從戰捺連屬之意奴曷祿走可突干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漸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

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即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為某官。銘曰：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壇壝。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

爰響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為艱為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怠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二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付度而後從事。凡

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
經公無負租流通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
船池園潔脩猪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
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第長入相慈孝先時民
貧以男女相質父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
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脩孔子廟城郭巷道皆
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
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
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

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
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
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
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
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
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
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
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芳蕉黃雜肴蔬芳進侯堂侯之船芳兩旗度

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頻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後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古行切稌徒古切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別本云 守尚書比部郎中史館脩撰護 軍韓愈奉勅撰歐陽公曰自天

聖以來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 本舛訛惟予家本更校時人共 傳號為善本後集錄言文得韓 文之刻石如羅池黃陵廟碑之 類以校予家集本舛謬猶多若 田弘正碑則尤甚蓋由諸本不 同往來妄加改易今以碑校印 本初未必誤多為校讐者妄改 易之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 其真者多矣則校讐之際決於 取舍不可不謹也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 相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 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

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御訓事嗣朝
夕不怠以能邈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子
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慙恐
明日詣東上閣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
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
同古熒必皮必馬切泮闕之詩使聲于廟以假魯靈今天子
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
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
以辭謹按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

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
北平盧龍人故為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
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邈弘正於其家使領
軍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
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為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
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又得立廟
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
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于太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

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六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

業業音業魏土嬰兒戲兵嬰兒謂吏戎愁毒莫保署

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

事奉我天明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壇藉力來復邦

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乎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

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棗堯戟燹以長魏

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

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娠賢切娠之

刃切又音身媿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陟見于

著龜祖考咸喜暨暨音思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

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爾祖爾思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

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

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樞樞却

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虛加然成谷窵烏

切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

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

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媿德之丘蔽於古而
顯於今有峽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音暴曰振鷺
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
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
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
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
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
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
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大作

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
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胡
切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音民江過洞庭上湘水行
衡山之下繇音琛踰嶺音嶺緩音緩猶音猶所家魚龍所宮極幽
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馱見也今其意乃
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
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
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蘇古今畫記小畫共一卷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宜居切鞫音的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

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犬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音纈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五結切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

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
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
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刃
劍矛楯食尹切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音登筥音筥
錡音錡釜音切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
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
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
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
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

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
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
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
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
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
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
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
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虞云言丞於縣事皆得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言主簿尉各有職丞位高而偏言丞不得問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音丞曰當署丞法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方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言縣事有丞至以相訾整是之設豈端使然哉言丞不理却問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弘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

初挾其能單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言崔公亦不得盡丞職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耕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聽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楠與瓦墁母官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澆澆循除鳴不文排斯立痛掃澆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

愈記結語斬絕公事指文蓋不以丞職為事而以種學績文為公事也

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辭古和會闐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其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真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

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

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器童噉音上

斗下音呼劫衆阻兵慄慄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

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

疵弗肅弗厲薰為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

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

邦以固風氣以開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

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

隴西公是宣河之汙汙有君切源于崑崙天子萬祀

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既歛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石以誌之辭曰

巴虜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夫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巴虜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虜元賓竟何為哉竟何為哉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

來大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
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
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
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
教由助教為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
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
父曰媯切畧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
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離為博

士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
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
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
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縣曰
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不志持才妻云二不能為之碑故措詞
雖人自領只就文章一節斷其必佳下筆自
有輕重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會
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
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

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
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
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
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
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
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
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
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
遇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

開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涉
淡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
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
因其土俗三句虛括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實指一事紛
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
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備足相當則使歸其質
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
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
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

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
 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
 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子母俱往理請於朝將拜
 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
 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
 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虛南切疆
 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
 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
 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窳不一引手救反擗之又下石

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
 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
 年勇於為人不白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
 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
 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
 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
 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
 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
 今無疑也謝云此三節議論有斷制有回斡有馳驟
 意氣激昂光彩燦爛一節高一節文章之

韓文公集卷之五十四

妙如此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
寧幾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
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
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
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
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立然諾與子
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
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
死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

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補注後山詩話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墓誌

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
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
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本文讚銘凡二百
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

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富貴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輩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又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貞曜先生墓誌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
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
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
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
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恐銘吾友也夫興元
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
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
玠音彬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豐郢

鄭

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蹇涵而操之

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劇目鉢心

劇居衛切鉢時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指擢胃腎指音

濁音申施鬼設閒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音擻

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

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

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為

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

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

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闕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歛以二人輿歸豐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孔左丞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幾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履

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戣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

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革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笞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今按唐會要。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逐稿。百姓畏之。如寇盜。元和九年。裴寰爲下邽令。疾其擾人。但據文供饋。使者歸乃譖寰有慢言。上大怒。將以不敬論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懇救甚切。乃釋之。即此事也。言小兒者。蓋以田獵應奉者謂之五坊。

小兒事見順宗實錄會要亦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
有小使之名疑即此輩也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
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
至有閩貨之燕犀珠磊落有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
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
者盡沒之公曰海道以不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
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
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
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

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
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所指取當是時
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
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
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
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歛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
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
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
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

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
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十五年遷
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
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尚書左丞
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
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
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
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
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
載甚戡戡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戡自湖南入爲少
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戡與公子葬公于河南河陰廣
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壯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
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樂與沙王常侍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
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
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

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
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
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
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
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
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
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
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
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

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
人之產在官數年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
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
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
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
某日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天
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
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
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

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爲
意又被謫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
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
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
人利害廢置所宜閑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
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
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
學曾祖諱玄暎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
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

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
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
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脩尚書
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止
乃吏之方與其交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
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張給事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

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
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
父子繼續未廷選且久今新牧臣又始至孤怯須彊
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
賜朱衣銀魚一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
其帥且相約御史長者毋侮辱轢感我事無庸殺
置之帥所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
公無負此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
即推門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

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
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
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
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
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
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
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
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
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

船輦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
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
汴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聞即自視衣褥薄
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筋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
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竒怪物劑錢至十
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
饑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
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
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脩君事女效其所為男若

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啞上一結切以

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

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

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音坦也也朱子云今按

此銘蓋法兔置魚麗等詩隔句用韻耳詩隔句用韻
先儒所未知觀公此銘則既識之矣但闇明二字乙
之則韻自叶而義亦勝若如方說則雖讀闇作鷓韻
終不叶而義亦不通也

孔司勳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

為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
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言以對今按漢傳言伏
首也此言伏氣猶言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
屏氣耳與漢傳語異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
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為彼不得為此從史常聳聽
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
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
曰吾所為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
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為賢

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
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卧不應從史讀詔曰是
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
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
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
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
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
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
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

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音其志其年八月甲申
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
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
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
自其軍諸將代為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
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為君不
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
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
祖某某官贈某某官父某某官贈某某官君始娶弘農楊

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岷女皆有婦道
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
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殘音尚書
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
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銘
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王評事墓誌銘

王荆公云退之善為銘如王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竒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

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戾力結
結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
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
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
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
既至對語驚人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
少喜士可撼乃躋資息切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
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
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

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
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曹參軍充引駕
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
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擢圻民獲蘇醒居
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閩音聞又切鄉南山
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
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
月疾病輿醫京師其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
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

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
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
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徵曰吾以
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
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
謾謂媒姬鳥浩切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
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姬謝諾許白翁翁曰
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姬曰無苦翁大人
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

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

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

夭死喪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佺他頂切其季始十歲銘

曰已下正平愈愈

鼎也不可以柱之瘦切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

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

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女挈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為少秋官

銘

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
漢南海揭揚之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挈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峯驛即瘞道
南山下五年愈為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音戊女師也易棺衾歸女挈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挈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馬少監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

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
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
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鳥停峙能守其
業者也幼子娟於緣切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莠
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
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
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
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
于人世何如也久欲久不死而觀焉世者何也

此篇未兩三句不可曉疑而字當作亦而何下當有
如字蓋誤寫著上文也然無別本可証姑闕以俟知者

贈太傅董公行狀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
宣皇帝居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聞召
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右
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
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
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職之拜
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

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

郎李涵如回紇下沒切古匈奴也亦作鶻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

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壇

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

使人乎取之市字絕句方以馬字屬上句而復出馬字連下文為句非是涵懼不

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壇爾信有力焉吾

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

數所知皮而歸貲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

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

之父于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

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

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秘

書少監鑿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將軍今

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

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

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為

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

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

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尉恒
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
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
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
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
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
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
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
有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

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琴死者也故求其
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
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
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拚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
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
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
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特懷
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踈亮
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

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向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

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丞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明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別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

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
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
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歷來
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
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
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
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
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

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

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

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

不對遂行宿圃田圃田 滎陽西圃田澤是也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

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郟三軍緣道謹

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

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士

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

逆旣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

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

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鳥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

三日歛既歛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
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闕其
郭闐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
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
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詭
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
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
勲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
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
溪全素澗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秘書省著
作郎溪爲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澗爲太
常寺大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請牒考
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韓文正宗卷下終

附錄

壘山先生批云

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
簡由豪蕩入純粹此皆蘊枝大葉之

學本於禮義老於世事合於人情初
見文之易不見文之難必能放言高

論筆端不窘束矣又云辨難攻擊
之文雖厲聲色雖露鋒鋷然氣力雄

健光燄長遠讀之令人意強而神爽
初學熟此必推於文千萬人場屋中

有司亦當
刮目

與于襄陽書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

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此輕莫不有先達

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隱然許士之能垂休

光顯後世者此重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

者為之後焉隱然許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

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

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接下之人無可推歟何

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踈也故在下之人負其能

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

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

韓公作文專占地步如人要要在高處立要在平處行
要在閑處坐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不害為君子
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不免為小人高材多戚
戚之窮則是君子而安貧賤或位無赫赫之光則是
庸人而苟富貴韓公之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
所以自處者可謂高矣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
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特立而獨行
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
謂其人哉文婉曲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
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六婉曲將志存乎立
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文婉曲何其

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常人

閣下將求之而未得與文婉曲古人有言請自隗始

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廢閣下一

朝之享而足也始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

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文婉曲世

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

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

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結得愈恐懼再拜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
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方伯連帥之職
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起句道不惟閣下事
犖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凡不弱曾中矣近者閣下從
事李協律翱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間
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
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
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以後不復有如
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

於天下曾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
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
吐出曾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
一轉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
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此一浙水東七州二
轉力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
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此一轉當今盲於心
者皆是三轉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
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

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籍
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句健閣下無事
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
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
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倘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
以蓄妻子憂寒亂心此一轉妙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
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
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
之視妙句法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結得閣下

裁之度之籍慙覩載拜

上宰相第二書

謝云此書譬喻格從孟子來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

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

不敢逃遁不知所為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

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

人也字法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

也字法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

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字法彼介

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
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者不至於欲其死
者則將狂奔盡氣句法濡手足句法焦毛髮句法救
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
也章法愈之彊學力行字法有年矣愚不惟道字法
之險夷行且不息字法以蹈於窮餓之水火以蹈水
遂下力行愚不惟道之險夷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
行且不息此是下字巧處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句法有觀溺於
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

水而藝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章法閣
下且以為仁人乎哉章法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
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
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以當
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
天之所為也此即賈誼云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前五六年時宰相
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
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
已仕未仕者字法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

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
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句法不知所裁亦惟以
垂憐焉愈再拜

應科目時與人書天應科日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地之濱大江之濱音汾曰有怪物焉

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

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

山大陵曠塗絕險為之間隔也謝云譬喻然其窮涸

不能自致乎水為循顧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

者哀其窮而轉運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

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

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

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

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

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

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

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一篇皆足譬喻

實類於是收拾是以忘其踈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

此文法最妙

下其亦憐察之

答陳商書

迂云以明理之文而求仕於當世不能投時好如操瑟而立於齊門不守不循時而為之迂就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

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

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之所須也齊王

好等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

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

之律呂謝云譬喻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

如玉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謝云文婉

曲有味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

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

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

也謝云文婉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

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又批云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婉曲

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場屋程文論當用此樣文法又云文章占得道理強以清明正大之心發英華果銳之氣筆勢無敵光焰燭天學者熟之作經義作策必擅大名於天下又

云此皆謹嚴簡潔之文場屋中日啓
有限巧達者不如拙速論策結尾思
用此法變主司亦必以異人待之
又云此才學識三高議論關世教吉
之立言不朽者如是夫葉水心曰文
章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人能熟
此學進識進而
才亦進矣

卷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
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句法元賓行峻
渤系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
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眾人字法時吾子在

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
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
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
相接章法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甚
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文有情思子之言以愈
所為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
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
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
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况其外之文乎愈頓

首

祭田橫墓文

韓文公之文皆自莊子覺悟可與莊子並驅爭先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

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獻歎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易有庶幾乎美手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矣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歎然豈非賢抑天命之有常哉

敗亂

鈔

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聽陳辭而

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豐山批王荆公讀孟嘗君傳云筆力簡而健然一篇得意處只

是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先得此數句作此一篇文字然亦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田橫墓文云當秦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於劍鉞

豈所實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

送孟東野序

此篇凡六百二十餘字鳴字三十九讀者不覺其繁何也句法

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峯疊巒如驚濤怒浪無一句懈怠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喜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訶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者也，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

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荒唐之辭鳴於楚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以荀卿非其倫，臧孫辰何人，未見其有道，又與孟子並立，安可謂之以道鳴。此文公學問偏僻處。楊朱墨

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左
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
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
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
清以淳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
言也亂雜而無章上四句一樣五字若第五將天醜
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
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
鳴此六句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

高出晉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
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
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
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二子者之命則懸
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此二句
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
天者以解之序因送孟東野作結歸東野身上只兩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

東萊選入

謂之人極好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進學解

迂齋選

好極
孫樵云韓吏部進學解玉川子月蝕詩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如赤手捕長蛇不拖控勒騎生馬大指出於揚雄解朝東方朔客難班固賓戲而公過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設為國辭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言成就蓋有

幸而獲選幸字有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

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以上皆

者之辭迂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

事先生十茲有年矣以下皆美先生口不絕吟於六

藝之文乎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慕

言者必鉤其玄此二句是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

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已上

生之勤已業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

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

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以上稱先生沉浸

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

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

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

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以上稱

章之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其宜先生

之於為人可謂成矣以上稱先生然而公不見信於

人此上一段稱美難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

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

韓文正宗下 九十一

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設爲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榑。榼。株。儒。椳。闈。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瑩。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

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含不盡之意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比之孟荀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此三句自解之辭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

其猶苓也

上巳日燕太學詩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充也四方
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
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
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
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
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
俎既陳肴羞惟時醴宰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

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
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
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
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嘆及暮而退皆充然
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
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爲人求薦書

終篇以馬遇伯樂之類便增聲價此
喻人才遇知己者之賞識便至入用
起以木與馬對說起亦的切文簡明
而意圓活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遇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南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

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

新脩滕王閣記

虞邵庵選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言三王之文願繫讀之便見題官下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此一節却就言王公政事好處凡作記須要掄

揚主人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語以
之美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此篇却就此說
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
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
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
日皆罷罷屬上行屬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
殺陽開陰閉令脩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
山千里之外謂袁州在洪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

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
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
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武賓士皆與
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脩且壞前公為從事此
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
為邦伯適乃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
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五級
輒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
人無廢後觀序脩閣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

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
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
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
公賦之大凡記體當模寫其地景物此篇如此說破
元和十五年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韓文附錄終



